

瘧

疾

論

全

中國醫學大成第六集

外感病類乙
溫暑叢刊之一

瘧

疾

論

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曹 炳 章 主 編
中 國 醫 學 大 成
瘧 疾 論

全 一 冊 實 價 國 幣 壹 角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原 著 者 清 · 韓 善 徵

發 行 人 沈 駿 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印 刷 者 大 東 書 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總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分發所
開封 安慶 常州 無錫 信陽 大東
南京 北平 天津 濟南 漢口 梧州 廈門 重慶
長沙 南昌 雲南 杭州 廣州 汕頭 衡陽 哈爾濱
仙頭 廣州 衡陽 哈爾濱

(本 書 校 對 者 章 瑜)

瘧疾論提要

清、韓善徵纂。善徵字止軒。曲阿人。內經論瘧既分六經。又分藏府。至仲景曰瘧瘧。曰溫瘧。曰牡瘧。皆未嘗謂專屬少陽一經。奈前賢因傷寒論足少陽經寒熱往來。休作有時二語。遂謂瘧疾無不本於少陽。經訓雖在。置若罔聞。惟古吳葉香巖論瘧原本經典。不爲俗說所囿。嘉道間。海昌王士雄發明葉說更暢。卽徐洄溪猶以風暑入於少陽等語。妄議葉案之非。下此者更無論矣。善徵之論。首列各論。如正瘧時瘧。伏氣內傷。外感合病。營衛氣血。上中下焦瘧名異同。截法治療諸說。正誤。次列病分。辨似兼痢。次列症分。寒熱。日作間作。晝夜早晏新久。次列因寒風溫暑濕瘴疫食痰鬼虛勞。次列脈瘧無定脈。次列案分古今。次列方分古今。其前半卷。辨晰諸瘧證治。分篇發明。似無餘蘊。中卷。分列病症與因及脈。並附病法。後半卷。先列案後列方。則臨證知所變通。立方有所取擇。統觀全卷。諸法略備。盧氏瘵瘧論疏。闡明古經奧義。以明瘧之本原。韓氏瘵疾論。博採時賢新法。以全瘵之療法。溫故知新。相得益彰矣。

凡例

一、瘧疾向少專書。惟明盧子繇有痲瘧論疏。泛引經文。食古未化。夫醫家著述。以切用爲要。茲編不蹈積習。務期簡明切當。不事高談以惑人。

一、靈素金匱等書。代遠年湮。必多缺誤。經中大旨。當以意會。最忌拘執一字一句。曲爲之說。如盧氏以痲屬陽。瘧屬陰。實嫌穿鑿。此編理衷一是。凡經文不可通處。概勿錄以強解。

一、述前賢諸說。或各篇首標明姓氏。或隨注於每篇夾敘夾議處。不敢掠美也。

一、茲編專爲瘧疾而設。他病不兼收。間有類及者。則低一格附於後。

一、前半卷辨晰諸瘧。症治分篇暢發。似無餘蘊。但古說多混雜不清。故兼糾其謬。以成數則。使學者知所適從。

一、中卷首列病。次列症。與因及脈。並附治法。但牝瘧古人皆謂屬寒。實不盡然。故無定因可分。另附其說於牝瘧案後。產前產後亦同此。

一、後半卷先列案。後列方。則臨症知所變通。立方有所取擇。統觀全卷。諸法略備。

羣 疾 論 凡 例

倘有未盡。四海諸賢。匡余不逮。斯則生民之幸也夫。

自敘

余自幼名場奔走。困於諸生者二十年矣。每思平昔所攻。無裨於世。乃棄舉子業。廣搜岐黃家言。朝夕研究。迄癸巳夏秋。吾鄉瘧疾盛行。醫率投小柴胡湯。斃者接踵。詢諸醫。皆以此爲不祧之法。久之游於外。歷質各郡之負盛名者。亦未能明其義。心竇歉焉。嗣讀古吳葉香巖瘧案。若有所得。及見海昌王孟英著述。乃恍然於曩日醫家執正瘧之治。以瘧時感瘧。無惑乎輕病變重。重病至死也。於是潛心者又閱四載矣。不揣譾陋。因述先哲格言。參以拙意。編成是帙。稿凡五易。始付梓。誠以見聞未廣。就正有道云爾。若曰問世。則吾豈敢。

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仲夏吉日曲阿韓善徵止軒氏書於申江旅次

瘧疾論目錄

瘧不專屬少陽	一
正瘧時瘧	一
伏氣外感內傷	二
合病	四
衛氣營血	四
上中下焦	六
瘧名異同	八
瘧不因地分輕重	九
扼要	一〇
治瘧不宜拘執	一二
截法	一四
治法	一五

諸說正誤	一五
病	
辨似	一九
兼痢	二〇
症	
寒熱	二一
日作間作	二一
晝夜	二二
早晏	二三
新久	二四
因	
寒	二六

瘧疾論目錄

風.....二七

溫.....二七

暑.....二八

濕.....二八

瘴.....二九

疫.....二九

食.....三〇

痰.....三〇

鬼.....三〇

虛.....三一

勞.....三一

脈

瘧無定脈.....三二

案

方

古.....三三

今.....三九

古.....四九

今.....五二

瘧疾論

清曲阿韓善徵止軒纂著

鄞縣曹赤電炳章圈校

瘧不專屬少陽

內經論瘧。言之詳矣。既分六經。又分臟腑。至仲聖曰瘧瘧、溫瘧、牝瘧。皆未嘗謂專屬少陽一經。奈前賢因傷寒論足少陽經寒熱往來。休作有時二語。遂謂瘧疾無不本於少陽。經訓雖在。置若罔聞。惟古吳葉香巖論瘧。原本經典。不爲俗說所囿。嘉道間。海昌王孟英發明。葉說更暢。無如歷久相沿。積重難返。信者十二三。不信者十八九。卽明如徐洄溪。猶以總由風暑入於少陽等語。妄議葉案之非。下此者更無論矣。噫。醫道之難言。固非自今日始也。

正瘧時瘧

瘧疾論 瘧不專屬少陽 正瘧時瘧

難經云。傷寒有五。傷寒、中風、風溫、熱病、濕溫是也。王孟英曰。傷寒有五。瘧亦有五。不過重輕之別耳。感寒卽病。爲正傷寒。或所感邪氣較輕。入於少陽之經。不爲傷寒。而爲正瘧。設冬傷於寒。不卽病。則爲春溫。夏熱之病。其較輕者。則爲溫瘧、痺瘧。若感受風溫、濕溫、暑熱之氣者。重則爲時感。輕則爲時瘧。統而論之。傷寒有五。瘧亦有五。蓋有一氣之感症。卽有一氣之瘧疾也。此理葉氏引其端。王氏暢其旨。真是喚醒醫家之夢夢矣。

伏氣外感內傷

凡邪客於內。時久乃發。曰伏氣。邪入卽時而病。曰外感。或飲食失節。或勞逸過度。曰內傷。因分列於左。

伏氣

經謂冬傷於寒。不卽病。先夏至發爲溫。後夏至發爲暑。是伏氣之重者也。其較輕者。則爲溫瘧、痺瘧。經云。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陽氣大發。邪氣不能

自出。因遇大暑。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並出。病藏於腎。曰溫瘧。又云。肺素有熱。中氣實而不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氣內藏於心。曰瘧瘧。他如風溫。暑濕及瘴毒。疫氣之內侵。而不即發。皆伏氣瘧。丹溪云。瘧邪得於四氣之初。胃氣強者。伏而不得動者是也。

外感

王孟英曰。感寒即病爲正傷寒。輕者入少陽爲正瘧。可知正瘧感而即病。與傷寒同。夫邪受隨發皆外感。昔丹溪謂瘧得於四氣之初。弱者即病。則凡風溫。濕溫。暑熱及瘴毒疫氣。觸之輒爲瘧者。要皆外感瘧也。若夫卒感尸注客忤之氣爲鬼瘧。亦外感。邵新甫云。諸瘧由伏邪而成。非旦夕之因爲患。亦有不盡然者。

內傷

瘧之內傷。多由脾胃。而分有餘不足。夫脾主爲胃行津液。饑傷脾。飽傷脾。勞傷脾。健運失職。痰與濕遂聚於胃。爲不足。過飽脾困。過逸脾滯。脾氣困滯。則胃中痰生。

濕蘊。爲有餘。皆足成瘧。不必先受外邪。而始生痰濕也。

△三病

瘧之內傷外感伏氣。惟經中溫瘧瘧。不必再感邪而始發。其餘風溫暑濕瘴疫諸瘧。雖不必重感邪氣。然多有因重感乃成者。如先傷於暑。後傷於寒之暑瘧。經所謂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因得秋氣而作是也。先傷於寒。後傷於風之寒瘧。經所謂夏傷於大暑。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是也。先傷於風。後觸外邪。即經所謂瘧生於風之風瘧。先受濕。後冒邪。即經所謂足太陰之濕瘧。至於先受瘴毒。疫氣內伏。後受外邪而病瘧。皆伏氣因外感而作。丹溪云。瘧得於四氣之初。弱者即病。胃氣強者。伏而不得動。至於再感。胃氣重傷。其病乃作。用此例推之。自可了然矣。若內傷或因脾少健運。生痰生濕。或食積內蘊。以致痰濕停聚。其瘧必因外邪而成。皆合病也。

衛氣營血

傳經直中四字。爲傷寒綱領。或在表。或在裏。其感邪較輕。入少陽之經。不爲傷寒。而爲正瘧。在半表半裏。雖分氣血。無分衛氣。惟感風溫。濕溫。暑熱者。則不然。何也。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時邪從上受。其淺深分衛氣營血。而時瘧雖所感較輕。其因無異。而深淺自同。至於感疫氣爲疫瘧。感瘴毒曰瘴瘧。皆從口鼻吸入。與時感受邪等。則重者有直入之勢。輕者亦必先由衛而氣。由營而血。故葉香巖製消毒丹。治疫之在氣。製神犀丹。治疫之在營。學者會通其意可也。但風溫濕溫暑熱諸瘧。每多伏氣爲病。有邪伏於氣。觸外感而發者。亦有邪伏於營。先自營而後達於氣者。今附其辨於後。

在衛者。初起口不渴。舌苔白。在氣者。口渴舌苔黃。小便色黃。在營者。舌色絳。口不渴。在血者。舌色深絳。或煩擾不寐。或發於夜而有譫語。且有瘧邪乘入血室者。知患瘧而女則經水適至。男則大便下血之類。至於舌純絳鮮色者。已入心包矣。內經有肺瘧。心瘧。吳鞠通發明更暢。肺瘧條曰。舌白渴飲。咳嗽頻仍。寒從背起。伏暑所致。此謂瘧邪之在氣者也。心瘧條曰。熱多昏狂。譫語煩渴。舌赤中黃。脈弱而數。自注云。心瘧者。心不受邪。受邪則死。邪始受在肺。逆傳心包絡。此

謂瘧邪之入心包也。足補前聖所未及。正不獨爲葉氏之功臣矣。

王孟英曰。伏氣溫病。自裏出表。乃先從血分而後達於氣分。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潤而無苔垢。但察其脈。奕而或弦或微數。口未渴而心煩惡熱。卽宜投以清解營陰之藥。迨邪從氣分而化。苔始漸平。然後再清其氣分。伏邪重者。初起卽舌絳咽乾。甚有肢冷脈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陰分伏邪。繼必厚膩黃濁之苔漸生。此伏邪與新邪先後不同處。更有邪伏深沈。不能一齊外出者。雖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後。踰一二日舌復乾絳。苔復黃燥。正如剝蕉抽繭。層出不窮。不比外感溫邪。由衛及氣。自營而血也。秋月伏暑症輕淺者。邪伏膜原。深沈者亦多如此。斯論語語精實。卓識直過前人。或謂時瘧感邪。較時感爲輕。似未必有此等症。然葉案中有舌赤煩汗不寐。肢體忽冷。暑邪深入之瘧。而溫瘧伏邪。其必有深沈者。亦可旁推交通矣。又曰。陰分素虛。溫邪直入營分。不必由氣而及時感諸瘧亦然。蓋陰氣已虛。邪氣更癘。有始在氣。不轉瞬而直入營分者。玩葉氏所云。脈數舌紅口渴。熱邪已入血分之案。其理自知。

吳氏鞠通溫病條辨曰。傷寒論六經由表入裏。由淺及深。須橫看。本論論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淺入深。須豎看。與傷寒爲對待文字。有一縱一橫之妙。又曰。溫病由口鼻而入。鼻氣通於肺。口氣通於胃。肺病逆傳。則爲心包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胃與脾也。中焦病不治。即傳下焦。肝與腎也。而瘧疾何獨不然。故鞠通條辨中。兼列諸瘧。分隸三焦。今本此復參拙意以明之。內經之肺瘧。心瘧。皆上焦瘧。瘧瘧則曰肺素有熱。又曰內藏於心。亦上焦瘧。至謂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又謂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肺主皮毛。經謂藏於皮膚。是顯然在肺矣。外此若風溫。暑濕疫氣瘴毒。皆從口鼻而入。鼻爲肺竅。其自鼻入。先及於肺。此皆上焦瘧也。素問中經瘧有足陽明瘧。足太陰瘧。臟有脾瘧。腑有胃瘧。而後世所云伏太陰之濕瘧。據脾經之痰瘧。凡一切時感。由口而入於胃。及上焦病不治。傳於脾胃者。皆謂之中焦瘧。至於下焦瘧。內經有足少陰足厥陰及肝瘧。腎瘧。又溫瘧。內經謂病藏於腎。即伏氣溫病發於少陰之類。不過溫病重而溫瘧輕耳。皆謂之下焦瘧。至瘧久爲瘧母。無非頑痰瘀血伏於肝絡。多由中焦不治所傳。亦屬下焦。若虛瘧。勞瘧。或傷脾胃。或損氣血。病無一定。皆以見症分中焦下焦可也。辦法略附於後。

上焦 在肺則舌苔白或黃。邪在衛則黃。頭痛。肺主天氣天口渴。肺鬱故頭痛為熱欬嗽。邪主

氣上腕悶懊懣。上腕屬上焦邪氣蒙在心包則譫語。邪鬱心包舌本純絳鮮澤。

舌本通於心絳為熱灼心包鮮澤者營分熱而有病也若舌本絳而中心黃或垢濁尤為痰據

中焦 在胃則胸痞悶。邪在腹上邪嘔吐。在脾則大腹痛。或脹或滿。以

脾故痛而脹滿也諸症皆痰濕食為患者多。

下焦 在厥陰則乾嘔。肝陽揭搖。火動風生昏厥。風煽火升故昏頭痛。上目胸

悶欲絕。肝氣逆或口苦。炎上味酸。酸為木味木火蟲動。木朽為蠹木因邪熱蒸生

就蟲又云此為人身所應有之蟲古人言宗此蟲動也。豈知物又因最而生蟲

蟲生不已則此物之生氣盡而人亦然夫人身雖象天地而臟腑之為地無多

詭能如天地之包藏惡物耶如胃中本有蟻乃婦孺之談非書別理者所

當言也至前人以陰濕化蟲亦非蓋天令炎熱則生蟲最寒則蟲死葉氏就眼

前指證斯脈左關必弦。左關為肝脈其脅下結塊。邪乘血室。肝為

為確論。陰見症在少陰則腰膝痠軟而痛。腰為腎府少陰行於口渴。腎陰被劫咽痛。

瘧名異同

瘧雖一病。而名實多。有因異而名同者。有名異而因同者。更有相沿俗說。牽混不清。顯背經旨。以致後人無從剖晰。分明。余故不得不辨。溫瘧。雨瘧。見於內經。金匱者。係冬傷於寒。伏藏於內。鬱而爲熱。至於外感溫邪。亦曰溫瘧。暑邪深入。亦曰瘧瘧。蓋溫次暑。暑卽熱也。所因雖異。見症則同。正不妨卽症而以類名之。此名同而因異者也。足少陽正瘧。是傷寒邪。金匱中牝瘧亦寒邪。但正瘧邪在少陽。牝瘧邪在足少陰。因雖同。經則異。此因同而名異者也。至於受暑卽發。與暑伏兼感外邪而發者。同曰暑瘧。受濕卽發。與濕伏重感外邪而發者。同曰濕瘧。但夏秋之瘧。觸邪卽發者不少。感邪而伏於內。必待他邪觸之而發者實多。要必以先傷何氣而名其瘧。如內經先傷於暑。後傷於寒。仍以暑名之。先傷於寒。後傷於風。仍以寒名之。則知素問中有風瘧。雖未明言其因。亦必先傷於風。故名風瘧。乃雷少逸謂先傷於寒。後傷於風。爲風瘧。金鑑中亦然。果爾。則食痰及瘴疫諸邪伏於內。重冒外邪而發者。亦可以後傷之邪名之耶。其強以內經之寒瘧而爲風瘧者。又不必言矣。至謂金匱有此說。何妄誣前聖。竟若是。

瘧不因地分輕重

昔人每一病。動分五方立言。卽如瘧疾。東垣、丹溪謂吳楚閩廣之人。患瘧至多。陽氣素盛之處。其地卑濕。長夏之時。人多患瘧。霍亂瀉痢。傷暑濕也。王肯堂云。南人不以患瘧爲意。北人則畏之。北人而在南方發者。尤畏之。以此見治者。當知方土之宜也。此說相沿已久。凡病皆然。惟喻西江云。內經運氣。暑濕同推。不分彼此。何分南北。語有卓識。醫者胸中當活潑爲要。豈可先存成見耶。

扼要

凡著述家。徒求淵博。不得要領者。門外漢也。蓋一病雖有多種。苟閱歷深。識見廣。不難以一二語括之。如瘧疾一病。六經臟腑。以及內傷外感。名目繁多。而張石頑云。丹溪治瘧。悉以二陳爲主。可見無痰不成瘧也。葉香巖云。由於受暑傷食者多。又云。因暑而發者居多。又云。多因脾胃受病。邵新甫云。惟夏秋暑濕爲多。王孟英云。今世溫熱多而傷寒少。故瘧亦時瘧多而正瘧少。可稱要言不煩矣。蓋營衛之氣。出於脾胃。脾胃得職。則營衛調和。病於何有。或因飲食不節。停滯中州。脾胃之氣。機被阻。積而爲痰。或因暑濕內侵。脾胃窒滯。痰亦因鬱而成。他若或旣傷暑濕。

再傷飲食。先傷飲食。後傷暑濕。脾胃之爲病更劇。伏痰愈多。況暑多兼濕。脾爲土臟。而胃者以容納爲用。夏秋暑濕二氣爲病最夥。暑濕每由口鼻而受。其吸入必伏於脾胃也。脾胃既傷。再受外感。則瘧因此而成。諸說雖略有異同。而致病之由。皆歸一本。前賢格言。若合符節。醫者當知所適從矣。至仲景因當時傷寒之治法不明。故著論以示來學。非謂天下之病傷寒爲多也。後人不察。但見仲景祇論傷寒。遂謂傷寒較他病爲多。亦較他病爲厲。竟將本論中伏氣溫病。熱病中熱中暍。及內經病溫病暑。與夫難經濕溫熱病諸因。一切置之不問。其亦知無分今古。夏秋之病。較他時爲多。夏秋之死於病。亦較他時爲厲乎。見執一偏。莫此爲甚。則孟英所云。今世傷寒少者。僅就生平閱歷而言。亦謂古時非身歷其境。未敢直斥前人云爾。豈真篤信古時之傷寒多於時感耶。夢隱云。北省溫病亦多於傷寒。意亦同此。瘧疾之孰多孰少。可恍然悟矣。

讀徐洄溪病隨國運論。中多臆說。其謂盛朝大權獨攬。陽盛於上。又冠飾朱纓。五行惟火獨旺。故其爲病。皆屬盛陽上越之症。果爾。則劉河間當宋之末。其論病何亦多主於火乎。嘗考潔古與河間同時。論中謂宋之末造。潔古東垣輩。

皆以剛燥扶陽爲主。將河間多主火。強置不論。況張子和亦生當宋季。何亦宗河間而多用寒涼耶。總之。國運雖有變遷。而天地之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歷今古而不變。夫溫熱在春夏。秋雖涼爲燥令。寒惟獨盛於冬耳。普明子云。冬月致病。祇風寒火。春兼風寒濕火。秋兼風寒燥火。夏則兼風寒暑濕火。此千古不易之氣。則知古亦傷寒少而時感多也。且越人論五氣。傷寒居其一。而風溫濕溫熱病居其三。細玩經訓。而時感多於傷寒也。又甚明。東垣脾胃論。每以香燥熱藥耗傷元氣爲戒。故脾胃藥中。往往加黃柏以瀉陰火。何嘗偏主剛燥。況辨著內傷。不過因當時人多飲食失節而設。並非爲主弱臣強立言。卽丹溪諸書。乃暢發前。人所未及。亦非定因曩日膏澤不下於民。而爲補陰益下之法。醫者切勿以徐氏之言。印定耳目也。

治瘧不宜拘執

瘧分經絡臟腑。及風寒暑濕熱。與夫疫瘴客忤痰食等因。自宜辨症施治。乃俗醫概以小胡柴湯爲主劑。王孟英曰。果係足少陽風寒正瘧。則參甘薑棗補胃充營。

半夏利其樞。柴、芩解其熱。無不立愈。蓋風寒自表而受。胃腑空虛。自能安穀。治必先助中氣。托邪外出。卽禦外邪杜其內入。誠一舉兩全之策。沈再平曰。若瘧係他經而用柴胡。必使他經之邪。輾轉而入少陽。遷延以斃。乃旣死。猶曰柴胡爲治瘧之主藥。吾開手用之。不知其何以死。病家亦以柴胡治瘧而竟不效。真其命之當死也。彼此昏迷。不得一悟。良可浩歎。孟英曰。溫熱暑濕諸瘧。邪從口鼻而受。肺胃之氣。先以窒滯。病發卽不飢惡穀。脘悶苔黃。苟不分別。但執小柴胡湯奉爲聖法。則參、甘、薑、棗溫補助邪。驟則液涸神昏。緩則邪留結痞。且有耗傷陰血。而成瘧勞者。卽不用全力。而專以柴胡爲治瘧主藥。亦惟營陰充裕。或溫熱暑濕之邪。本不甚重。及兼感風寒之表邪者。始可見功。汪謝城曰。瘧妄用柴胡。必提成長熱不退。或兩耳大痛。甚至神昏。更或引動肝風。瘧厥立至。生平見之累矣。又葉案中。有熱邪入足少陽。營分之瘧。不用柴胡。改用青蒿。誠以風溫暑濕諸邪。能入足三陰。而爲瘧。自無不入少陽之理。旣非寒邪正瘧。卽不得用柴胡之升發。以劫其陰。宗古法而變古方者。以邪之寒熱不同也。吳鞠通云。此葉氏之善讀古書。善用古方。豈他人之死於句下者所可同日語哉。至於倪涵初所定三方。自謂平易無奇。絕不

入常山、草果等劑。且不必分陰陽日數。及非時瘧。人無老幼。病無久近。俱用此。不必加減。惟按次第服之。無不應手而愈。又謂不但時醫治瘧失宜。而古今治法千家多有不得其道。是以不能速收全效。今立方不泥成法。故奇。不膠成說。故妙。遵而用之。百試百效。然倪所立首方。是平胃二陳兩方。加威靈仙、檳榔、青皮、黃芩、柴胡。施於濕痰兼風寒之表邪者。自效。若溫暑熱用之。其弊與小柴胡湯等。雖無參、棗溫補。而一切辛燥香竄。劫奪營液。變症立見。卽孟英所云。倪三方亦愈病者稀。而加病者多是也。倪自謂不泥成法。不膠成說。然此方不論何瘧。概以按服。非泥成法乎。且必用柴胡。非膠成說乎。至第二三方。尤宜辨症而施。不可以其言效而輕試。夢隱又云。世人凡患瘧。不究病因。輒以薑棗湯灌之。其弊類此。凡屬時瘧。雖愈後亦忌食。食則必復。此時瘧所以異於正瘧也。可不察哉。他如諸家治瘧。歷來成方頗多。成說頗夥。醫者若能辨症施治。則圓機活潑。自不爲前人所困。而病亦隨手霍然。孟英曰。余治瘧第不惑於昔人之謬論。而辨其爲風溫。爲濕溫。爲暑熱。爲伏邪。仍以時感法清其源。故少難愈之症。旨哉斯言。

截法

喻西江曰。壯盛之體。三四發後。瘧勢少減。可截之。虛弱者。始終不可截。葉香巖云。瘧不死人。截之而補早。必傳入裏而爲痢。或不得發越。而爲鼓脹。喻、葉所見略同。總之截是孟浪法。宜屏絕不用。卽壯盛者。始終亦不可截。當清其源以施治。自可萬舉萬全。

治法

己任編曰。凡瘧將發時。與正發之際。勿施治。治亦無效。必待陰陽升極而退。邪留所客之地。乃可服藥。且當未發前二三時。迎而奪之。喻西江云。瘧勢正盛。服藥與之混戰。徒自苦耳。但瘧之來去既遠。藥不相及。五不當一。故服藥妙在將來將去時。更精妙可法。

諸說正誤

瘧疾一病。至葉氏香巖。撥亂反正。義乃大明。前此者。或偏執。或蒙混。若欲概辨。言實憚煩。今但就葉氏後諸家正之。誠以瘧旣由葉氏論定。而異端復起爲難。則來

學惑於邪說。易入迷途。外此若說有未當。雖非故與葉氏相反。亦師葉氏之意。以正其誤焉。徐洄溪曰。瘧總由風暑入於少陽。在太陽陽明之間。難有出路。故先聖所立小柴胡湯。專治此病。如天經地義。不可易也。凡古聖一病必有一主方。於瘧疾。小柴胡湯主方也。瘧象不同。總以此方加減。或有別症。則不用原方亦可。蓋不用柴胡。而亦有可愈者。固有此理。若以爲瘧而斷不可用柴胡。則亂道矣。乃葉老治瘧禁用柴胡。離經叛道。真出人意表矣。排斥葉氏。不遺餘力。夫徐氏著述。發前人之未發。精微幽妙。突過前賢。實葉氏後一人耳。乃於瘧病。獨泥成說。是亦智者之一失歟。其云瘧疾雖非專主少陽。而往來寒熱。豈能不及少陽。其亦知時感瘧邪。多在膜原。仍屬半表半裏。可謂專在少陽乎。葉氏禁用柴胡。是指時瘧而言。卽徐氏所云不用柴胡湯。而亦有可愈者是。若云葉氏於傷寒正瘧。亦不用柴胡。斷無是理。蓋正瘧少時瘧多。葉案所列皆時瘧。未列傷寒正瘧。故不見用小柴胡湯。徐氏但見一斑。未窺全豹。乃攻擊若此。然其謂瘧病總在少陽。必以小柴胡湯爲主劑。膠柱鼓瑟。貽誤後人。罪實難逭。實由不知時瘧與正瘧相隔霄壤也。又葉香巖曰。瘧發旣多。邪入於絡。徐氏云。從未聞瘧母生於絡中者。夫經主氣。絡主血。葉

氏所云邪入於絡。絡屬血分。徐云瘧母不生絡中。何仲景驚甲煎丸中。用諸異類靈動之物破血。又用大黃等品泄血也。豈仲聖亦非歟。徐氏但知攻擊葉氏。故肆其說。而不顧及聖經。其亦思葉氏治病。固無不師承古聖也。汪謝城曰。治正瘧必宜小柴胡湯。溫暑亦有正瘧。不獨風寒。方用黃芩。是清熱非祛寒。柴胡主少陽半表半裏。黃芩裏藥。亦非以治表邪。但當辨其是否正瘧耳。若似瘧非瘧。不可妄用柴胡也。汪亦祖述葉氏。而立說亦多舛雜。謂溫暑亦有正瘧者。其意殆指溫暑入足少陽言。但寒入足少陽。方得爲正瘧。若溫暑入足少陽。祇得謂之溫瘧暑瘧。黃芩可用。柴胡斷不可施。汪氏乃云柴胡主半表半裏之少陽。黃芩裏藥。非以治表邪。但當辨其是否正瘧。是欲以小柴胡湯治溫瘧暑瘧耶。葉案中有熱入足少陽之瘧。將柴胡改用青蒿。治法精妙。汪氏尙未細心參玩。是以立說終欠斟酌。至云似瘧非瘧。不可妄用柴胡。竟將一切時瘧爲類瘧矣。豈知似瘧非瘧。乃瘧疾類症。如瘧血頑痰陽維等。皆有寒熱如瘧之象。方可謂之似瘧非瘧。而足少陽瘧以外之時瘧。詎得謂之似瘧非瘧乎。名不正。則所言自不順矣。葉氏後有吳氏鞠通。章氏虛谷。邵氏新甫諸人。皆香巖之功臣也。其說亦有未盡諦當處。如鞠通將陰氣

先傷。陽氣獨發二語。混論溫瘧兩瘧。無所區別。章虛谷議之誠是。但章氏因內經先傷於風。後傷於寒。曰溫瘧。謂與瘧瘧有內傷外感之分。是指溫瘧爲外感。瘧瘧爲內傷矣。然內經云。瘧瘧乃風寒含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是瘧瘧亦因外邪內伏。溫瘧則曰先傷於風。後傷於寒。又曰得之冬中於風寒。病藏於腎。合參經義。風與寒雖有先後之分。要皆與瘧瘧同爲伏氣瘧。卽與熱論篇所謂病傷寒。先夏至爲溫。後夏至爲暑者同。不過彼伏邪重而爲溫熱病。此伏邪輕而爲溫瘧瘧也。虛谷極意分明。反悖經旨。惟雷少逸謂但熱無寒乃瘧瘧。金匱云。溫瘧無寒但熱。定係傳寫之訛。本素之先熱後寒名溫瘧。辨明與瘧瘧但熱者有異。是因症分病。頗有卓識。凡仲聖與軒岐有不相登對處。皆可作如是觀。或從靈素。或從仲景。以理之合者爲是。而昔賢之紛紛強爲穿鑿者。未免多事矣。邵新甫云。瘧疾獨手三陽手厥陰。卻無其症名。但謂手三陽無瘧則可。謂手厥陰無瘧則不可。何也。內經有心瘧。葉香巖案中有心經瘧。皆手厥陰也。雖心不受邪。實包絡受病。鞠通曾補其義。然膻中者。臣使之官。爲心主之宮城。包絡受邪。卽心經受病也。安得謂手厥陰無此症乎。若夫與葉氏同時齊名者。則有薛氏生白。論醫術實則遠不及葉。如醫

經原旨瘧中夏傷於暑注云。其時則熱甚。其邪則風寒。是以暑爲寒邪矣。蓋囿於前人陰暑之說耳。其亦知經訓明明言熱氣盛藏於皮膚乎。夫暑卽熱也。古人所云陰暑。乃因貪涼而得。王孟英定爲夏月寒病。不得名陰暑。卽內經所謂因遇夏氣淒淖之水寒。秋傷於風之寒瘧是也。薛氏於此關。尙未能透。亦可見其學力之遠不逮葉氏矣。至雷少逸謂暑瘧多因長夏納涼。感受陰暑。又云暑氣者陰氣也。下風瘧寒瘧。云亦由長夏先受陰暑。竟將風寒暑三瘧先受之因。無所區別。旣與經旨不合。而辨症終多未清。吾不知葉氏旣倡於前。王氏述之。更深切著明。而少逸仍惑於昔人之謬論者。殆亦由識見未真。故信之亦未能確也夫。

病

辨似

凡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而寒熱往來。有已時者。瘧疾也。然他病多能爲寒熱。謂之似瘧非瘧。如傷寒與勞病。皆有往來寒熱。但傷寒寒熱。初必惡風寒。發熱頭痛。體疼。自太陽傳入少陽經。方有目眩口苦耳聾胸滿脅痛嘔吐之少陽症。與足少

陽正瘧。遽見少陽症者不同。勞病寒熱。初必五心煩熱。倦怠。欬嗽。久乃成。勿以陰陽內損。誤認爲瘧。輕用表散。如小柴胡湯祛瘧飲之類。蓋凡大病後。產後。俱有寒熱往來。或一日一二發。俱宜作虛治。他如失血。結血。痰飲。積聚。疝氣。食傷。勞傷。脚氣。瘡毒。皆有寒熱如瘧。不能盡舉。準繩中最詳。博考可也。昔賢云。寒熱發作有期者。瘧也。無期者。諸病也。然諸病寒熱發作。亦多有定時者。此說未可盡憑。總之遇有寒熱者。須問其原有何病。或寒熱外現。有別症以辨之。如脚氣寒熱。必卒然脚弱不能動。瘡家寒熱。必身有痛。偏著一處。略舉一二。由此類推可耳。

兼痢

瘧轉痢。兼病也。大抵由治瘧不得法。或妄用截法。以致邪氣內迫而成。而瘧痢齊發者亦有之。昔人謂補中益氣湯最合肯綮。吳鞠通亦謂係邪內陷。病較深。治法不出喻氏逆流挽舟之議。說皆未當。夫瘧邪不一。卽轉痢之邪亦不一。若邪是暑濕溫熱。而用升藥以提之。溫藥以散之。則邪得此而愈熾。神昏厥逆。其禍立見。至於補中益氣湯。溫補升提。更屬大謬。惟瘧久痢久。猶必審其邪氣已退。而脾胃陽

虛中氣下陷者。間有可用。若概施之。則殺人如麻矣。醫者遇此等症。須認清所受何邪。及邪少正衰。或表裏分治。或祛邪補正。隨病立方。切勿惑於異說也。

症

寒熱

見足少陽症。而寒熱往來爲正瘧。夫足少陽主半表半裏。正陰陽交界之所。邪入於此。陰陽相爭。故寒熱往來。若風溫暑濕諸時瘧。則不然。嘗考膜原在軀殼之內。臟腑以外。處肺下胃上之間。是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肺胃。爲內外交界之地。如少陽之在陰陽交界處。亦一身之半表半裏也。時瘧諸邪。從口鼻肌肉吸受者。每入於此。而寒熱往來。豈得專屬少陽乎。惟內經金匱所云溫瘧。及他經臟腑諸瘧。或在經。或在臟腑。其寒熱雖不必盡由半表半裏。或因外邪。或因內伏。皆係衛與邪爭。盛衰互見。衛氣不和所致也。足少陽與膜原有半表半裏之界。其餘他經及臟腑。雖分陰陽氣血。俱無所謂半表半裏也。醫者不可不知。

日作間作

瘧之作以時者。因邪與衛會則發。衛與邪離則已也。日作者受邪輕。衛氣雖較滯而流行尚不過失其常度也。若邪受重。則衛因邪氣相薄。衛不能勝。氣較衰。行日遲。是以間日會。或間二日會方作。其日作轉爲間作者。邪進而衛氣漸衰也。間日轉爲日作者。邪退而衛氣漸旺也。間二日發。世謂三陰大瘧。丹溪以所發之時分經未當。大抵此瘧由邪重難達。或偏勝於半裏之陰。或入於陰經所致。宜辨症施治。切勿惑於虛寒之說。概投溫補。

晝夜

邪在半表半裏。有陰陽之別。如邪入偏於半表之陽爲重。衛氣晝日行陽。卽能相薄。故晝作。邪入偏於半裏之陰爲重。衛氣行陽之時。不能領之使出。必待夜行於陰。方能達於外。故作於夜。若邪由半裏之陰而深入。則在血分。是又偏重於陰矣。其晝轉爲夜者。是初偏於陽。後偏於陰。爲邪入也。夜轉爲晝者。是初偏於陰。後偏於陽。爲邪出也。凡邪之在陽經在陰經者同。是卽日作間作早作晏作。亦可以此類參。

早晏

早作晏作。或因受邪有輕重。衛氣有盛衰。或因邪氣有偏陰偏陽之異。衛氣有行陰行陽之分。仍卽日作間作。及晝作夜作。推其理可也。

俞東扶曰。古云日作者輕。間日者重。此不可拘。若日作而寒熱之時短。勢又不甚。則誠輕。倘勢甚而時又長。反不如間日者。尚有休息之一日也。何可云輕。惟瘧發漸早者爲易痊。漸晏者爲未止。乃一定之局。間有不一定者。如發漸早而熱退之時如舊。則其寒熱加長矣。愈長則正氣愈虛而加劇。不得引內經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爲證也。又有漸發晏而熱退之時如舊。則其寒熱漸短矣。愈短則邪氣愈衰而自止。不得引昔賢自陽之陰者難愈爲證也。隔二日曰三陰瘧。較諸瘧爲最重。有二三年未愈者。亦有二三月卽愈者。祇看其寒熱之輕重短長。以辨其病之淺深。然三陰瘧無驟死之理。反不比日作間作者有驟死之人也。此皆余生平所驗而言之。又曰。夜瘧。皆云邪入血分。當用血藥以提其邪。說固可通。然初起在夜。嗣後不早不晏。始終發於夜者是也。設超前漸近日。晡縮後已至日出。

皆不得謂之夜瘧矣。又曰。三瘧雖屬三陰。亦祇要辨明寒熱虛實。而應以溫涼補瀉。若謂陽經輕淺之方。治之無益。必以仲景治三陰之法爲根蒂。似屬高談。實門外漢也。玩俞氏諸論。可知讀書須明通。臨症宜活潑。豈得有一毫之滯機耶。

新久

初發者新瘧也。多發不已者久瘧也。久瘧中之胎瘧。有謂襁褓小兒患瘧爲胎瘧。有謂從未患瘧爲胎瘧。或以母年之多寡與瘧期相應。此未盡然。總之無論襁褓壯年。而未曾患瘧者。皆爲胎瘧。較諸瘧最爲難愈。仍當辨因施治。切勿輕用截法。至於瘧久不解。混入血絡。以致脅下成塊。曰瘧母。或食積或痰涎或瘀血。皆能成此。亦有因調治失宜。榮衛俱虛。或截瘧太早。邪伏肝經。其痞居左脅爲多。以左脅屬肝也。當補虛之中。兼以通絡。若偏用攻破剝削。不顧其正。變爲中滿。遂不可救。此外又有瘧久邪陷厥陰者。如氣衝心痛。氣痞呃逆。噎噫味酸。嘔吐涎沫。或用旋覆代赭石湯。或用泄肝和胃法。若夫先厥而瘧。吐衄下衄。嘔逆腹鳴。腕悶之厥陰瘧。用辛酸兩和法。每於初病卽見。未必待瘧久邪陷而然。但瘧久不愈。壞症必多。

心經瘧久。則爲煩渴。見紅。宜涼陰。肺經瘧久。則爲胃秘腸痺。宜清降。熱邪結於氣分者。則有中焦痞阻。或按而痛。宜辛苦通降法。熱邪伏於血分。則有暮熱早涼。汗解渴飲。或清榮泄熱法。或清解少陽法。其餘症雖種種。大抵脾胃肝腎爲多。如陽瘧久而不欲食。是傷胃陰。宜清養胃陰。陰瘧久而食不化。是傷脾陽。宜溫運脾陽。至於浮腫脹滿。而濕寒濕熱。及痰阻中焦。皆能爲患。或邪戾氣滯。或飲食不節。或妄用截法。以致邪氣內錮而成。亦有脾胃受戕。元氣已虛。而見是症者。實則各辨其因。以施治。或兼輔正其虛。而見不食倦怠。或納穀不運。漸覺衰微者。則用通補理中法。若瘧病久延。虛候迭起。脾胃累虛。遇勞輒發。或汗從背起。或肢冷泄瀉。或陽虛汗泄。有榮衛雙調法。有升陽補氣法。因症取裁爲要。邪劫肝陰。內風必動。或心熱火升。或寐少寤多。或心虛瘧震。或冷汗頻出。或昏冒大汗。亡陽厥脫。隨宜用育陰潛陽。或龍蠅救逆法。邪耗腎陰。痿弱成勞。或肌消食減。或寐多盜汗。或面赤口乾。或溺血淋痛。或身動氣促。有養陰清火法。有清熱保津法。因症救逆可也。然足少陰。又有久病而下焦陽虛。如肢體倦怠。便溏畏寒。脈微舌淡。或白。或有粉苔。口不渴。或知飢食無味。或形寒嗜臥。而見少陰之陽虛症者。辛甘溫陽法。亦不可

不知。

因

寒

寒入足少陽經。曰正瘧。往來寒熱。頭痛脅痛。口苦而嘔。用小柴胡湯。其偏於熱重者。暮熱早涼。汗解渴飲。伏於血分。用清解少陽法。此受暑熱而病。即暑瘧也。不列於暑而附於此者。庶使醫家知少陽傷寒外又有暑入少陽之瘧。井可知受暑者不得各正瘧。即不得以治正瘧之法施之也。

經謂肺素有熱。邪氣內藏於心。陰氣孤絕。陽氣獨發。曰瘧瘧。蓋心肺同居膈上。主乎陽位。冬時伏寒鬱而為熱也。少氣煩冤。肺主氣。肺受火邪也。手足熱。陽主四肢。故熱欲嘔。火邪消鑠肌肉。則陰自消也。但熱不寒。陽氣盛也。用甘寒生津法。

經謂冬令感風。寒藏於腎。至春夏而發。曰溫瘧。風寒蓄久而變熱也。口渴。熱鬱於內。先熱後寒。即經所謂發而後熱。或則熱衰則骨節疼煩。時嘔。熱邪從少陰出。外上併於仲景用桂枝白虎湯。又雷少逸法。汗少者用清涼透邪。汗多者用清熱保津。

經謂先傷於寒。後傷於風。曰寒瘧。乃夏秋之感風寒也。寒長熱短。重寒頭痛。寒
上無汗乾熱。寒與風相搏弦緊有力脈也。用辛溫解邪法。此風寒由肌膚感受與
入足少陽為正瘧者不同。故無少陽見症。

風

感風而得。曰風瘧。惡風自汗。邪客腠理不固。故惡風而汗泄。煩躁。風邪頭痛。上鬱寒少熱多。陽邪為
也。必待汗出淋漓而熱始退。夫風雖為陽邪。要有溫涼之異。蓋此瘧多發於夏秋。
如時當炎熱。則其風從溫化。天氣清肅。則其風從涼化。此一定之理。溫者口渴。脈
浮數。治法與下溫瘧同。涼者口不渴。脈浮而不數。用葱豉湯法。以風雖涼。猶未寒
也。故不得與寒瘧同法。

溫

冬煖不藏。及春初風木主令。溫邪上受。皆曰溫瘧。與外感與伏氣溫瘧不同。頭痛
惡風。溫為陽邪。必傷陽絡。是以頭痛惡風。肺合皮毛。而亦主表。故亦惡風。自汗。邪入太陰。自汗。皮
肺開也。肺亦主衛。咳嗽。肺氣寒熱。

有在衛在氣在榮在血之分。辨見卷上衛氣榮血篇在衛用辛涼泄衛法。在氣用涼泄清氣法。在榮用清榮泄熱法。在血用涼血散血法。或參用清解少陽法。若入心包。用祛熱宣竅法。他如風暑濕熱諸瘧。同此法。

暑者

夏傷於暑。曰暑瘧。惡寒壯熱。或微寒多熱。口渴引飲。暑傷氣分煩汗。裏熱而脈弦。暑為火熾故。或洪熱。或熱或虛。暑傷氣故。葉香巖謂陰氣先傷。陽氣獨發。伏暑內動。與金匱瘧瘧同例。用甘寒生津法。其因涼邪外來而發者。參入辛涼解表之品。若外感即發。或邪輕者。用清涼滌暑法。香巖云。幼穉之瘧。氣怯神昏。初病驚癇。厥逆為多。在夏秋之時。斷不可認為驚癇症。必熱多煩渴。邪自肺受者。桂枝白虎湯二進必愈。蓋幼穉純陽。暑為熱氣也。

濕

或受濕即病瘧。或素停濕重。感外邪而發。曰濕瘧。一身盡痛。風濕相搏。手足沈重。濕為陰邪。

滯於經有汗。濕家多汗。嘔逆脹滿。中焦阻其寒熱之多少。皆以濕之偏寒偏熱而見。若寒濕則舌苔白膩。熱輕則苔雖白而口必膩。重則苔黃口渴矣。寒濕用溫化濕邪法。濕熱用祛濕清熱法。

瘴

天氣炎蒸。山氣濕蒸。嶺南多有嵐瘴之毒。感而發瘴。曰瘴瘧。發則即時昏悶。一身沈重。或寒甚熱微。或寒微熱甚。亦有狂言妄語者。亦有口瘡者。此毒氣從口鼻入內。清陽之位。受蒸發之邪。壅遏於上也。初起時邪必鬱於氣分。甚則血瘀於心。涎聚於脾。先宜宣竅導痰法。探吐其痰。然後辨其輕重表裏爲要。輕者在表。宜用芳香化濁法。重者在裏。宜和解兼攻法。

疫

感天地癘氣。襲入膜原。曰疫瘧。寒熱往來。右脈多盛於左。以膜原近胃口。疫氣侵入脾胃故右盛。或一日一次。或二三次。而無定期。寒輕熱重。口渴。凡沿門闔境。長幼之瘧相似者。皆

名疫瘧。正不必拘於一定之見症。當隨時令而治。用吳氏達原法爲主。

食

傷食再感外邪而發。曰食瘧。寒已復熱。熱已復寒。寒熱交併。噫氣惡食。食則吐逆。胸滿腹脹。用保和丸之法。若夾寒夾濕者。宜兼治。

痰

或素有痰積。兼感外邪而發。曰痰瘧。初發時頭痛而眩。痰因邪鬱上攻痰氣嘔逆。寒熱交作。用化痰順氣法。若昏迷卒倒者。痰氣閉塞也用宣竅導痰法。

鬼

卒感尸疰客忤。曰鬼瘧。寒熱交作。惡夢多端。時生恐怖。言動異常。脈乍大乍小。俗云發於夜爲鬼瘧者。非也。患此者。大都體弱屬陰之人。而強壯屬陽者不患此。古云壯士不病瘧。殆指鬼瘧而言。用驅邪辟祟法。

虛

元氣本虛。感邪患瘧。曰虛瘧。寒熱交作。自汗倦怠。飲食並減。四肢無力。脈舉按俱弦。尋之則弱。當辨因。先治其邪。或兼用輔正。又有瘧久。脾胃累虛。而爲虛瘧者。亦不宜因虛而逕用補法。

勞

或久病勞損。或勞役過度。冒邪患瘧。皆曰勞瘧。當先辨其因。以治瘧。切勿遽投補藥。以錮其邪。又有因久瘧不已。而爲勞瘧者。遇勞輒發。治法或一面領邪。或一面顧本。總當辨症。以施法。虛瘧同此。

內經中溫瘧。痺瘧。暑濕寒瘧。皆言其因。至足六經瘧。則不言因。而但言症。五臟瘧亦然。細諳之。似多因。夫傷寒之症。如少陽之惡見人。陽明之喜見日光火。少陰之欲閉戶牖而處。厥陰之恐懼氣不足。皆受陰寒。故見諸種之候。蓋古聖立言。教人不過略具規模。且當時文尙簡質。況靈素又爲殘編斷簡之書耶。徐洄溪云。內

經之文。亦論其理如此。其實病變不同。不可執一而論。此等處極多。不獨論瘧。學者當以意會。玩徐氏所言。可見經中之六經臟腑見症。亦未便固守其說而自囿也。

腑有六。內經獨有胃瘧何也。昔王孟英云。時瘧多而正瘧少。夫時感之風溫暑濕諸邪。多由口鼻吸受。及於肺胃。不比傷寒。每由諸經而入。內經祇言胃瘧。包涵義蘊。實開後人無數法門。葉香巖謂瘧疾多由脾胃受病。卽於此推廣出之。蓋邪由上受。直趨中道。多歸膜原。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胃腑。爲三焦之門戶。其邪在上焦者。爲肺瘧。心瘧。留於中焦者。爲足太陰陽明瘧。趨於下焦者。爲少陰厥陰肝腎瘧。邪雖三焦分受。莫不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正不必若傷寒之邪由表而及裏。本論祇分三焦。不分六經者。職斯故也。

脈

瘧無定脈

昔人因金匱有瘧脈自弦一句。遂謂瘧脈無不弦者。然仲景溫瘧條。則曰脈如平。

並未嘗以弦一字印定後人耳目。蓋瘧既無一定之因。自無一定之脈。詎得因一弦字而拘執耶。古人云。讀書須具隻眼。豈欺我哉。

案古

歷來瘧案頗多。惟擇其
不偏執者分古今錄之。

張戴人

嘗觀刺瘧論。欲試之。會陳下有病瘧二年不愈者。屢服溫熱。漸至衰羸。余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藥。乃因內經有謂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余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或駭其神。又一書生病瘧。間日而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瘧之期。書生憂甚。誤以慈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瘀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日入院。瘧亦不發。蓋偶得吐法耳。

資生經曰。有人患久瘧。諸藥不效。或教以灸脾俞。卽愈。更一人亦患久瘧。灸此亦愈。蓋瘧多因飲食得之。故灸此得效。

朱丹溪

一婦人久痢。因哭子變瘧。醫與四獸飲之類。一日五六作。汗如雨不止。凡兩月。朱診之。脈微數。食少疲甚。蓋痢後亡陰。悲哀傷氣。又進濕熱之藥。助起旺火。正氣愈虛。今汗已大出。無邪可治。陰虛陽散。死在旦夕。豈小劑所能補。遂用參朮各二兩。白芍一兩。黃耆五錢。炙甘草二錢。濃煎頻服。兩日寒熱即止而愈。

一少婦身小味厚。病瘧月餘。間日發於申酉。頭痛身熱。寒多口乾。喜飲極熱辣湯。脈伏。面色慘晦。作實熱痰治。以十棗湯爲末。粥丸如黍米大。津嚥十粒。日三次。令淡飲食。半月後。大汗而愈。

僉憲詹公。年近六十。形壯色蒼。味厚。春得瘧瘧。朱視之。知其飫於醲肥。告之曰。須却慾食淡。調理浹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悅。一人許以易愈。與劫藥三五帖。病退。旬日後。又大作。又與之又退。綿延至冬。又求治於朱。知其久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天寒欠汗。非補不可以。一味白朮爲末。粥丸空腹熱湯下二百丸。盡二斤。大汗而愈。如此者多。但略有加減耳。

一富人年壯病瘧。自卯時寒至酉時方熱。至寅初方休。一日一夜。止甦一時。因思必爲入房感寒所致。及問之。九月暴寒。夜半有盜。急起不著中衣。當時足即冷。十

日後瘧。蓋足陽明與衝脈合宗筋會於氣街。入房太甚。則足陽明衝脈之氣。皆奪於所用。其寒乘虛入中。舍於二經所過脛所。會足跗上。於是二經之陽氣益衰。不能滲榮其經絡。故病作卒不得休。乃用白朮、人參、大補、附子、行經、加散寒之藥。以取汗。數月不得汗。病如前。因悟足跗道遠。藥力難及。用蒼朮、川芎、桃枝煎湯。以器盛之。浸足至膝。一食頃。以前所服藥飲之。其汗通身大出。病卽已。

一老人患瘧嗽半載。兩手尺脈數而有力。色稍枯。余料其必服四獸飲等劑。中焦濕熱下流。伏結於腎。以致心火上連於肺。故瘧嗽俱作。用參朮、升柴、芩連二三日。與黃柏丸服之。兩夜夢交。通束告急。朱曰。此腎中熱解。乃從前陰精竅而散走。故爲是夢。勿憂。次日瘧嗽果頓止。

善按。旣云心火上連於肺。祇宜清氣降火。豈可用參朮以助陽。升柴以升氣。立方尙欠精細。惟芩連柏等用之得當耳。

浦江洪宅婦。病瘧三日一發。食甚少。經不行已三月。診之兩手脈無。時當臘月。議作虛寒治。以四物加附子、吳茱、神麴爲丸。心疑誤。次早再診。見其梳妝無異平時。言語行步並無倦怠。知果誤。乃曰。經不行者。非無血也。爲痰所礙而不行也。無脈

者。非氣血衰而脈絕。乃積痰生熱。結伏其脈而不見爾。遂以三花神佑丸與之。旬日後食稍進。漸出脈。但帶微弦。瘧尙未愈。因謂胃氣既全。春深經血自旺。便可自愈。不必服藥。教以淡滋味。節飲食之法。半月而瘧愈。經亦行。

汪石山

一人形瘦色脆。年三十餘。八月因勞病瘧。寒少熱多。自汗體倦。頭痛胸痞。略嗽而渴。惡食。大便或秘或溏。發於寅申巳亥。一醫欲從丹溪用血藥。引出陽分治之。汪診其脈濡弱。近駛稍弦。觀色察脈。乃屬氣血兩虛。瘧已深入厥陰矣。專用血藥。不免損胃又損肺。淹延歲月。恐久瘧成勞也。蓋嗽渴固宜養陰。自汗惡食胸痞。豈血藥所能獨理。古人用藥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達變。須後人推廣之。遂以補中益氣湯加川芎、黃柏、枳實、神麴、麥冬。倍用參、朮。耑煎服三十餘帖。諸症稍除。瘧猶未止。乃語之曰。今當冬氣沈潛。瘧氣亦因之沈潛。難使浮達。況冬月汗孔宜乎閉固。而瘧則必須汗解。當此蟄藏之令。安得違天時以汗之乎。且以參、朮、枳實、陳皮、歸身、黃芩丸服。胃氣既壯。來年二月。瘧當隨春氣而發泄矣。果如期而安。

俞東扶曰。冬藏難使浮達。亦備啓悟之一端。其不用血藥。誠爲高見。然補中益氣之升柴。已與欸渴不相宜。更加川芎何謂。

善按。汪所謂古人用藥立例四句。可謂拘執成說者之指南。昔石琢堂序葉香巖本事方釋義有云。爲醫者在神明規矩。至哉言乎。

喻嘉言

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蔥湯表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診其脈豁大空虛。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爲元陽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竊慮來日瘧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今晚宜用人參二兩煎濃湯預服防危。渠父不以爲意。次日五鼓時。病者便覺精神恍惚。覓得參至。瘧已先發。喻甚傍徨。恐以參補住瘧邪。雖救急無益也。只得姑俟瘧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頃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喻喜曰。白沫下行。可毋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甦。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

以爲祟。喻曰。此正神魂之離舍耳。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駟馬之力追之。尙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劑而安。

中尊陸六息久瘧。一日輕一日重。食減肌瘦。困倦噯氣。喻云。是由飢飽勞逸所感。受傷在陽明一經。故食減而大便轉覺艱澀者。胃病而運化之機遲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口中時時噯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一日輕一日重者。因時日干支之衰旺與人身相關。故甲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瘧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值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當以理中湯助胃家中脘。俾得運用。則下脘之濁氣自能傳入腸中。而大便不艱。不復升至胸中。而膈間寬快矣。

張路玉

顧大來年逾八旬。初秋患瘧。瘧。昏熱譫語。喘乏遺尿。或以爲傷寒譫語。或以爲中風遺尿。危疑莫定。張曰。毋慮。此三陽合病。譫語遺尿。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暑症中

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參。三啜而安。

俞東扶曰。按內經論瘧瘧。純是實熱症。故推其未病。則曰中氣實而不外泄。溯其受病。則曰用力出汗。風寒舍於皮膚分肉。究其病發。則曰陽氣盛而不衰。經文雖不言脈。其洪實有力可知。此條係瘧瘧。故譫語遺尿不死。然八旬之外有此症。死者甚多。勿輕以此案作榜樣也。

案今

林義桐

李某秋瘧。背寒肢厥。從卯時冷。至酉方熱。夜半無汗自退。不飢不食倦臥。倣陳遠公解寒湯。潞參、於朮、川附、川芎、柴胡、桂枝、草果、薑、棗煎服。得汗而寒減。去川附。加半夏、穀芽、陳皮、當歸。思食瘧止。

此症與丹溪所治年少足冷瘧相似。但彼由接內。此係陽虛。

子芝本間日瘧。偏頭痛連齒。夜煩不寐。症由膽火升越。震動心主。致神憤語錯。必熄膽絡風火。瘧邪自己。鈎藤、驚甲各二錢。山梔、丹皮、麥冬各一錢。黃芩、連翹各七

分。半夏一錢半。夜交藤五錢。日二服。兼下牛黃清心丸。瘧輕。改用烏梅二枚。赤苓生首烏各三錢。鱉甲二錢。牛膝當歸丹皮各八分。一啜而止。族某三日瘧。經年未止。處暑後燥氣加臨。日發寒熱。食頃煩躁乾嘔。色悴甚。渴眩痔痛。此燥熱傷陰。胃液虛而陰火上乘下迫也。做甘露飲意。用生地知母麥冬石斛花粉白芍阿膠數服。症退瘧止。

羲桐先生。吾鄉嘉慶戊辰名孝廉也。著有類症治裁一書。凡例中謂葉氏因內經之旨。悟出養胃陰。何等超妙。卽如不食一症。粗工但知燥脾。愈燥愈結。善見因此而致死者。邇來不知凡幾。今讀此案。不覺爲之慨然。

王孟英

臧曉村病瘧。王曰。吸受暑邪。清滌卽瘳。乃自恣飲薑棗湯。三日瘧作甚劇。目赤狂言。汗下如雨。速邀王診。脈洪滑無倫。視其舌深黃厚燥。令取西瓜任病者食之。方從白虎。而生石膏用一兩六錢。病卽霍然。蔣北甌患瘧。醫與小柴胡平胃散而漸甚。繼以大劑溫補。勢瀕於危。復用桂枝白

虎狂亂如故。王視之曰。暑瘧也。桂枝、白虎。用於起病時則妙。今爲溫散補燥諸藥。助邪燦液。脈數無倫。汗渴不已。雖宜白虎。豈可監以桂枝助熱耗津。而自掣肘耶。因與大劑白虎加花粉、竹葉、西洋參、元參、石斛服之。卽安。至十餘帖。瘧始瘳。而舌尙無苔。渴猶不止。與甘涼濡潤三十餘劑而始痊。姚小蘅患瘧。寒微熱甚。日作二次。汪某與柴胡、藥二帖。勢遂劇。舌絳大渴。小溲全無。王曰。津欲涸矣。予西洋參、生地、知母、花粉、石斛、麥冬、山梔、百合、竹葉五劑而瘧止。陳舜廷瘧久不愈。其體素虧。醫皆束手。王視之。舌絳無津。微寒溲赤。原屬春溫化瘧。體與病皆不是。小柴胡之例。過投溫散。熱熾津傷。與竹葉石膏湯。撤熱存津而愈。

善按。觀上數案。偏執之害顯然。兼可諳救弊之法。周同甫患瘧多汗。醫恐其脫。予救逆湯而勢劇。王視之曰。溼瘧耳。溼家多汗。毋恐也。況口渴溺赤。溫補勿投。與清解而安。廣孔愚子。仲秋患瘧。寒少熱多。面目甚黃。苔膩大渴。腹脹溺赤。仍能納穀。且素嗜

肥甘不能搏節。王按其脈滑實而數。與承氣加知、芩、半、貝、翹、連、滑石、石膏、大腹、花粉之類。二十餘劑而始愈。是膏粱挾暑濕熱之治也。

余朗齋形瘦體弱。患間日瘧。寒少熱多。二便澀滯。脘膈悶極。苔膩不渴。王切脈緩滑而上溢。曰素稟雖陰虧而痰濕阻痺。既不可以提表助其升逆。亦未宜以涼潤礙其樞機。投以滑石、厚朴、竹茹、旋覆、通草、枇杷葉、蘆根、鬱金、蘭葉之方。苔色漸退。即去朴、鬱。加連、枳。半夏胸悶漸開。瘧亦減。便亦暢。再去滑、半、連、枳。加沙參、石斛、橘皮、黃芩。浹旬而愈。

許季眉室仲秋病瘧。自作寒濕治。益劇。其從子以爲挾風暑。連進清解。病不減。王診脈弦滑而洪。體豐多汗。苔黃便血。嘔渴妄言。徹夜不眠。欲臥於地。乃伏痰內盛。暑擾陽明。投大劑石膏。知母、犀角、元參、石斛、銀花、花粉、黃芩、蘭葉、竹瀝。三帖症始平。並卿隨以多劑肅清而愈。

韓姬年近六旬。患三瘧於仲冬。醫進溫散。並令恣飲薑棗湯。旬日後粒米不沾。瘧至大吐。又進熱補。勢益甚。王視之。胸中痞結如絆。苔黃苦渴。溲如熱湯。脈弦滑右甚。帶下如注。投小陷胸湯。合溫膽薤白。服下大吐膠痰。十餘日胸痞始消。改投甘

涼。瘧亦漸罷。遽參滋陰。遂以霍然。

善按。三日瘧。邪入三陰經也。俗謂必屬陰寒。大謬。觀此案自知。

莊迪卿病瘧。大渴喜熱飲。腕悶脈伏。苔膩欲嘔。王曰。蘊濕內盛。暑熱內侵。法當清解。然脈症如是。乃痰阻氣道使然。清之無益。溫之助桀。宜以滾痰丸先爲開導。服後痰出甚多。脈卽見弦滑而數。嘔止胸舒。苔形黃燥。與石膏、知連、朴杏、橘半、茯苓、芎藭、花粉等而安。

黃鼎如母。年七十七。季秋患間瘧。每發加劇。寒甚微而熱必昏。瘧。舌不能伸。三發後皆危之。王視之。顴赤目垂。鼻冷額汗。苔色黃膩。舌根純紅。口渴痰多。不思粥飲。脈至弦數。重按少神。症屬伏暑挾痰。而陰虛陽越。先與菴蓉、鱉甲、棟斛、茹貝、燕窩、藕兩劑。而顴紅額汗皆退。繼佐參、瀝、薤、麥、枇杷葉。旋覆。去竹茹、菴蓉。投三帖而昏瘧止。又去薤、棟。加生地、花粉。服五日而瘧休。飲食漸加。居然告愈。

計芷卿店起季秋。王清其伏暑而愈。迨季冬移居勞頓。瘧復間作。且面浮跗腫。喘嗽易噴。人皆以爲大虛。王切其脈。左弦勁而數。右滑大不調。苔黃且膩。口渴溺多。乃肺胃之痰熱有餘。肝膽之風陽上僭。畏虛率補。必不能瘳。用西洋參、知母、花粉、

竹茹、蛤粉、石斛、杷葉、青蒿、秦艽、白薇、銀花、海蛇爲方。各恙悉除。

善按此卽俗所謂勞瘧也。謂宜補虛大誤。玩此可悟其非。

石符生父子同時患瘧。醫投小柴胡湯加薑桂不效。改用四獸飲、休瘧飲等劑。反致惡寒日甚。穀食不進。惟飲燒酒、薑湯、圍火榻前。重裘厚覆。胸腹痞悶。喜以熱熨。猶覺冷氣上衝。頻吐黏稠痰沫。延至臘初。疲憊不堪。始延王診。脈沈而滑數。苔色黃膩。不渴。便溏溺赤。是所受暑溼。失於清解。復以溫補從而附益之。釀成痰飲。盤踞三焦。氣機爲之阻塞。所以喜得熱熨。熱飲氣衝反覺如冰。以形脈兼症並究。則真熱假寒。自昭昭矣。予大劑苦寒藥。而以蘆菴湯煎。漸服漸不畏寒。痰漸少。穀漸增。繼用甘涼善後。喬梓皆得安全。

陳媪患牝瘧月餘。腹脹便秘。噉多不飢。口淡脈滑。王主連、朴、橘、貝、杏、茹、旋、苑、杷葉、蒺藜爲方。數劑卽瘳。

善按此痰熱內伏而化牝瘧者。古人謂牝瘧皆陰寒爲患。其拘執也顯然矣。莊芝階媳患搐搦。間日而作。王診脈弦數。泛泛欲嘔。口苦不飢。凜寒頭痛。汛事愆期。溲熱如火。乃厥陰暑瘧也。投大劑犀、羚、元參、山梔、菊花、木通、知、棟、花粉、銀花等。

數日而愈。

何永昌妻病瘧。間二日作。乃母謂瘧不可服官料藥。逕服籤方。旬日後勢甚危。王診脈沈細而數。尺爲甚。口渴目不欲張。兩腰收痛。宛如錐刺。寒少熱多。心慌慌不能把握。曰。異哉。病也。此暑入足少陰症。喻氏所謂汗下溫三法。皆不得行者。用元參八錢。龜板、石斛各一兩。地骨皮六錢。知母五錢。桑葉、銀花各四錢。花粉三錢。丹皮二錢。令用大砂鍋煎而頻服。不必限劑服。三日瘧斷。而各恙皆減。粥食漸進。不勞餘藥而起。

九月。張春橋患瘧。寒少熱多。間二日作。甫兩發形卽清瘦。王診脈弦而細。尺中甚數。疾作於子夜。口乾嗜飲。乃足少陰熱瘧也。兩發遽爾形消。胡可玩視。方用元參、生地、知母、丹皮、地骨皮、天冬、龜板、茯苓、石斛、桑葉一劑。瘧卽止。再以滋陰而愈。楊素園曰。此症人但知其爲三陰瘧。籠統以溫補之法。從未有分經用藥者。今提出少陰二字。創立清涼之劑。用藥精當。取效敏捷。法似新奇。理自完足。可以啓人慧悟。垂作典型。

雷少逸

己卯夏五。患寒熱者甚衆。醫以爲瘧。所用皆是小柴胡湯、清脾飲。及何人飲、休瘧等方。皆不效。殊不思經謂夏傷於暑。秋必痾瘧。瘧發於秋令。今於芒種夏至而發者何也。攷歲氣。陽明加於少陽。天政布涼。民病寒熱。斯時病瘧者。蓋時行疫瘧也。有建德某患瘧已久。雷曰。此時行疫瘧。遂用宣透膜原法。加豆卷、乾薑治之。其效甚捷。後來求治者。皆與前錢某病無異。悉以此治之。皆效。可見疫瘧之病。不必拘瘧門一定之方。又不必拘一定之症。更不必拘一定之時。但其見症相同。而用藥亦相同者。斷斷然矣。

善按。立說頗見圓通。但不必拘瘧門一定之方。凡瘧皆然。非獨疫瘧也。

東鄉葉某。自初秋病瘧。至孟冬未愈。每發於午後。寒不甚寒。熱不甚熱。言語錯亂。如見鬼神。至後半夜。神識遂清。倦怠而臥。日日如是。醫治無靈。雷診其脈。兩手不調之至。曰。此鬼瘧也。卽用驅邪辟祟法。去龍骨。加草果。常山服之。神識稍清。瘧仍未解。時值鄰封會戲。熱鬧異常。病者往觀。在衆人堆內擁擠不出。得周身大汗。越過瘧期。寒熱遂未發作。此分明鬼瘧無疑。蓋熱鬧場中。衆人堆內。陽氣旺極。其陰邪不能勝陽。故瘧鬼不得纏身而退。

南鄉鄧某之母。年逾六旬。病瘧數月。藥石無效。雷診其脈。兩手皆弦。其瘧連日而發。每於薄暮時。先微寒而後微熱。神色漸漸昏悶。約一時許始甦。日日如是。閱前方皆不出小柴胡湯清脾飲等法。思其發時昏悶定屬痰熱。卽以二陳湯加白蔻、藿香、杏仁、草果、潞參、薑汁治之。連進三劑。神識遂清。繼進二劑。寒熱亦却。江南陶某室。寡居五載。腰如兩截。帶下淋漓。時值中秋。炎蒸如夏。或當風而納涼。或因渴而飲冷。其陰邪乘虛而陷少陰。發爲牝瘧。脈沈小。畏寒而不甚熱。肌膚浮腫。面色痿黃。飲食減少而乏味。小水淡黃而欠舒。此陰虛邪陷之症。用金匱腎氣去萸肉、丹皮。加乾薑、蒼朮。連服十餘劑。諸恙皆安。

金陵張某。作客來衢。形素豐肥。而有盧仝之癖。其體屬寒濕。已見一斑。忽患間日惡寒。按時而至。胸前痞悶。口不作乾。脈緩近遲。苔膩而白。此牝瘧也。古人雖有邪氣伏藏於心於腎之論。但今之見症。皆屬乎脾。宜用平胃合二陳。加乾薑、草果、白蔻、砂仁治之。服五劑。而諸恙皆瘳。

善按。趙以德注金匱牝瘧。爲邪在心而爲牝。張石頑力辨其非。謂寒邪伏於腎。當作牝。嘗攷說文。牝。畜父也。牝。畜母也。是顯然牝屬陽。牝屬陰矣。夫熱爲陽。寒

爲陰。金匱以瘧多寒曰牝者。蓋取牝之義爲陰也。張說較趙說自勝。但金匱祇言多寒爲牝。是以症爲牝。非以因名牝也。而張氏謂邪伏於腎爲牝。亦未免拘於一偏矣。雷氏此案。卓識突過前人。然僅就寒邪立言。猶爲古說所囿。何也。熱痰內伏。陽氣不得外出肌表。亦有多寒者。孟英陳媪一案。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

四明沈某室。產將卅月。忽然壯熱汗多。口渴欲飲。有謂產後陰虛。陽無所附。有謂氣血大虛。虛熱薰蒸。概用溫補。嚴禁寒涼。見病者忽爾尪羸。日晡發熱。益信爲葶勞。愈增熱補。更加脣焦齒燥。舌絳無津。復請前二醫合議。議用導龍入海。引火歸原之法。不但諸症未減。尤加氣急神昏。始延雷診。兩手脈皆大無倫。推其由實因誤補益劇。非病至於此險也。病乃瘧瘧。當用甘涼。沈疑產後用涼。雷曰。若再躊躇。陰液立涸。必不可救。卽用甘寒生津法。加西洋參。紫雪丹治之。服後似有欲寐之形。衆疑變爲昏憤。復請雷診。脈象稍平。脣舌略潤。諸恙如舊。但增手戰。循衣。雷曰。此陰陽似有相濟之意。無何。肝風又動。仍守舊法。佐以阿膠。龜板。雞子黃。令其濃煎溫服。是夜安神熟睡。熱勢大衰。諸逆症皆退。繼以清滋補養。調理兩月方瘳。

善按。世俗惑於產後忌寒涼。宜溫熱。反大補氣血爲主之說。醫家誤人。病家自誤。若此案者。我見實多。徐洄溪。魏柳洲。皆謂產後血脫。孤陽獨旺。雖石膏。犀角。對症亦不禁用。而庸手遇產後。不論何症。一以燥熱溫補。戕其陰而益其火。無不立斃。誠有慨乎其言之也。蓋有是症。卽用是藥。非獨產後。卽產前亦然。世俗動以保胎爲主。豈知胎不安者。乃因邪氣內逼。故解其邪。勿使傷胎。卽爲保護。章虛谷云。如傷寒陽明實症。亦當用承氣下之。邪去則胎安也。若但事保胎。不辨其邪。妄施其藥。或引邪入內。或錮邪不出。則輕病變重。母與胎俱難全矣。

方古

瘧無定因。自無定方。凡方之通治諸病者。卽可用以治瘧。正不必拘瘧門一定之方也。爰搜古人方。採近代法。分古今而錄於左。

小柴胡湯 治寒入足少陽經瘧。

柴胡

黃芩

人參

半夏

甘草

生薑

大棗

桂枝白虎湯 治溫瘧。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桂枝

竹葉石膏湯 治瘧瘧。

竹葉

石膏

半夏

人參

甘草

麥冬

粳米

小陷胸湯 治痰熱瘧。

瓜蒌實

黃連

半夏

半夏瀉心湯 治濕熱瘧。

半夏

黃芩

乾薑

甘草

人參

黃連

大棗

溫膽湯 治濕熱挾痰之瘧。

竹茹

枳實

半夏

廣皮

茯苓

甘草

保和丸 治食瘧。

山楂

神麴

陳皮

茯苓

半夏
爲丸。

萊菔子

連翹

麥芽

葱豉湯 治感涼風成瘧。

葱白

香豉

龍螬救逆湯 治汗多厥脫之瘧。

龍骨

牡蠣

炙甘草

大棗

桂枝

薑

蜀漆

旋覆代赭石湯 治胃虛肝氣上逆之瘧。

旋覆花

代赭石

人參

半夏

甘草

生薑

大棗

達泉飲 治疫瘧。

檳榔

厚朴

草果

知母

黃芩

芍藥

甘草

鳖甲煎丸 治瘧母。

鰲甲分十一

烏扇燒

鼠婦熬

乾薑

黃芩

大黃

桂枝

石韋去毛

厚朴

紫葳

阿膠各三

柴胡

蜣螂熬各六分

芍藥

丹皮

蠱蟲熬各五分

葶藶熬

半夏

人參各一分

瞿麥

桃仁各二分

蜂窠炙四分

赤硝分十二

爲末取煨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升浸灰俟酒盡一斗著鰲甲於中煮令泛

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爲丸空心服

徐洄溪曰凡用古方必檢方中所用之藥無一不與病者所患之症相合然後

施用否則必須加減無可加減則另擇一方斷不可道聽塗說聞某方可以治

某病不論其因之異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雖所用悉本古方而害益大矣

醫者切勿好高以大手筆自居也

方今

辛溫解邪法 治寒瘧。

桂枝

厚朴

草果

杏仁

陳皮

生薑

香薷

辛涼泄衛法

治溫暑在肺衛之瘧。

淡豆豉

牛蒡子

前胡

薄荷

貝母

杏仁

蟬退

橘絡

涼泄清氣法

治溫暑在氣分之瘧。

蘆根

石膏

花粉

黃芩

山梔

瓜蒌

竹葉

貝母

清營泄熱法

治溫暑在營之瘧。

生地

元參

犀角

白薇

紫草

涼血散血法

治溫暑在血分之瘧。

赤芍

丹皮

丹參

茅根

清解少陽法 治溫暑伏足少陽經血分之瘧。

青蒿

桑葉

丹皮

花粉

鱉甲

知母

祛熱宣竅法

治邪入心包之瘧。

犀角

黃連

連翹

竹葉心

石菖蒲

遠志

木通

清涼透邪法

治溫瘧。

蘆根

石膏

連翹

竹葉

豆豉

萊豆衣

清涼滌暑法

治暑瘧。

滑石

生甘草

青蒿

扁豆

連翹

茯苓

通草

西瓜翠衣

祛濕清熱法

治濕熱瘧。

滑石

通草

茯苓

甘草

連翹

廣皮

蘆根

瓜蒌

溫化濕邪法

治寒濕瘧。

藿香

白蔻

六麴

厚朴

陳皮

蒼朮

草果

薏仁

化痰順氣法

治痰瘧。

茯苓

半夏

陳皮

甘草

木香

厚朴

宣竅導痰法

治痰熱昏迷之瘧。

遠志

菖蒲

天竺黃

杏仁

瓜蒌

僵蠶

皂角炭

芳香化濁法

治瘴瘧。

藿香

佩蘭

陳皮

半夏

腹皮

厚朴

鮮荷葉

驅邪辟祟法

治鬼瘧。

龍骨

茯苓

雄黃
染紅

蒼朮

木香

柏子仁

菖蒲

桃葉

清熱保津法

治瘰癧。

石膏

花粉

知母

沙參

西洋參

鮮生地

鮮石斛

麥冬

生甘草

蔗漿

梨汁

息風清熱法

治溫暑入足厥陰瘧。

羚羊角

元參

山梔

絲瓜絡

貝母

生地

鉤藤

杭菊

桑葉

花粉

連翹

養陰清火法

治溫暑入足少陰瘧。

元參

知母

龜板

石斛

地骨皮

桑葉

銀花

花粉

生地

育陰潛陽法 治瘧久邪劫肝陰內風震動。

龜板

鱉甲

阿膠

生地

牡蠣

天冬

麥冬

炙甘草

麻仁

升降疏補法 治瘧久傷脾胃。食物不慎。內有停滯者。

人參

茯苓

炙甘草

廣皮

六麴

查肉

參芽

澤瀉

通補理中法 治脾胃氣虛。浮腫脹滿。

人參

生於朮

草果

厚朴

茯苓

老薑

桂枝

升陽補氣法 治瘧久脾胃虛。

人參

黃耆炙

於朮炒

炙甘草

陳皮

柴胡

荷葉

生薑

紅棗

營衛雙調法 治脾胃虛之勞瘧。

桂枝

青皮

當歸

白芍炒

人參

炙甘草

生薑

紅棗

和解兼攻法

治瘧兼裏積。

柴胡

黃芩

半夏

甘草

元明粉

熟軍

枳殼

補虛通絡法

治瘧母。

人參

白朮

黃耆

川芎

白芍

桃仁

青皮

牡蠣

歸鬚

延胡

鱉甲

厚朴

陳皮

辛酸兩和法

治嘔逆虺動之厥陰瘧。

桂枝

薑汁

白芍

烏梅

半夏

草果

苦辛通降法 治瘧邪阻遏氣分。

川連

黃芩

半夏

枳實

生薑

白朮

陳皮

厚朴

清養胃陰法

治瘧久胃陰傷。

沙參

石斛

麥冬

生扁豆

烏梅

木瓜

玉竹

溫運脾陽法

治瘧久脾陽傷。

人參

於朮

炙甘草

茯苓

草果

砂仁

泄肝安胃法

治病瘧肝胃不和。

川連

白芍

牡蠣

烏梅

人參

半夏

茯苓

陳皮

辛甘溫陽法

治瘧久或瘧後脾腎陽虛。

人參

鹿茸

附子

潯桂

當歸

炙甘草

枸杞

茯苓

善按。以上諸法。皆從葉香巖王孟英諸書採入。平正通達。妥貼易施。但近時謬法雜出。亦不可不知。如醫醇賸義一書。所製瘧疾等方是已。夫瘧之寒熱。必邪氣與衛氣會方作。喻西江云。衛氣者。出入病邪之喉舌。內經謂衛氣肥腠理。司開闔。衛與邪氣會。衛氣被邪氣阻遏。不能外固腠理。故身寒。邪氣盛極而衰。衛氣較盛。始將病邪達出。故身熱。久而汗解。乃賸義謂內經明明說暑熱之氣。先入於內。後受風寒。包裹熱邪。是熱邪在裏。寒邪在外。及其與衛氣同發。先發在外之寒邪。故先寒。後發在內之熱邪。故後熱。果爾。則經中先寒後熱之寒瘧。是先傷於寒。後傷於風也。何不云先熱而後寒乎。先熱後寒之溫瘧。是先傷於風。後傷於寒也。何不云先寒而後熱乎。經又謂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乃大昌。又云瘧之未發。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是瘧已發時。切不可與藥。以傷正氣。而助邪氣。乃賸義製辟寒散。於初發寒邪時服之。製清暑散。於初發熱邪時服之。顯犯內經氣逆之戒。賸義開口以內經立言。自高位置。乃寥寥數行。即與經旨前後相左。真令人不可解矣。至云日作邪在衛。間日邪在營。三日邪

在府。要皆拾前人注經之唾餘。並非由己悟出。況古說亦不可固執。日作有在衛。亦有在營者。如暑伏營分而發瘧之類是也。卽間日三日。在衛在營在府。亦無一定。細繹葉香巖瘧案。自可了然。總之日作而見在衛症。卽當治衛。見在營症。卽當治營。至間日三日。均宜辨症明晰。豈可膠成說。認板法耶。蓋古聖論病。不過略舉一端。示人榜樣。並非欲以此印定後人耳目。昔汪石山云。古人用藥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達變。須後人推廣之。可謂善讀古人之書矣。若拘守間日三日爲在營在府。不問其症。逕用和營雙解及反症等方。不但誅伐無過。且多引邪深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醫家切勿以此著書者久負盛名。而信之無疑也。

瘧疾論終

